

深秋有佳色

王国梁

不知你发现了没有,到了深秋时节,大自然的画技越来越纯熟,尤其是色彩运用方面,简直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放眼望去,每一种颜色都是独一无二的佳色,多种颜色组合到一起便成了一幅缤纷绚丽的杰作。这幅画,是秋天的压轴之作,也是四季画册中最有特色和意趣的作品。

春天的时候,桃红柳绿,姹紫嫣红,鹅黄浅粉,青翠淡蓝。色彩固然繁多,但那时候的颜色毕竟单薄,仿佛一个履历简单的人,缺乏深沉之风和厚重之气。如果说初春的颜色是稚气娇嫩的,深秋的颜色则是成熟沧桑的。我一向觉得,颜色如果过于纯粹,会给人一种浅薄印象,比如春天的七彩斑斓,怎么看都感觉少了一种味儿。那种味儿是什么呢?是时光留下的痕迹,是岁月打磨的气质。而深秋的颜色,经过漫漫时光的考验,经过风雨寒霜的历练,变得圆熟而厚实,就像一个人,脱离了简单直白的幼稚阶段,有了含蓄优雅的气韵。

比如秋天的枫叶,红得那么明艳,又带着一丝丝苍凉的味道。那种红色虽热烈,但又可以看出

克制的姿态,不是无限度地张扬,而是一种往回收的内敛之美。枫叶似霞,却比霞更沉稳;枫叶如火,但比火更安静。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一棵枫树上的叶子呈现出了变化之美。它们由绿转黄,再转红,色彩逐渐过渡,直到秋霜之后红叶成了主打色。这种色彩的变化,其实是时光的踪迹。一枚红叶上,依稀可辨的是时间的经纬,深深浅浅的脉络是隐秘的密码,风雨中的坚守和寒霜里的傲然都在其中。美丽的枫叶,一枚是一个美丽的短句,一树是一首抒情的短诗,成片就成了一首热烈的长诗——层林尽染,漫山红遍,深秋佳色美!枫叶可以算是深秋佳色排名第一的了,那种热烈奔放而又冷静内敛的红色,非深秋的笔法无法创作出来。

深秋佳色中排名第二的,当属银杏叶。从春天到夏天再到初秋,银杏树的存在感都不是很强。它们默默地守在万木之中,与庸常的树并没有什么两样。即使它们的叶子形状很美,也很少有人留心到。到了深秋,它们突然间就从一堆庸常的树中脱颖而出,用鲜明的色彩彰显出卓尔

不凡的气质和神韵。深秋时节是它们生命的辉煌之季,高光时刻的银杏树,简直可以用灿烂辉煌来形容。银杏叶的黄,鲜明饱满,同样是热烈而内敛。那种黄色,足以点亮萧瑟的秋光,让深秋多出几分明艳来。不过你很快就会发现,明艳只是瞬间的感觉,银杏的黄一直是往下沉的,带着一种力量沉到心底里来。铺满银杏叶的小路,是深秋里一道不可错过的风景。

深秋的佳色,除了枫叶的红和银杏的黄,还有很多很多。赤橙黄绿青蓝紫,每一种颜色都有,深深浅浅,浓浓淡淡,远远近近,让人有些眼花缭乱,仿佛进入了深秋创设的色彩迷阵。但是,每一种色彩都清晰可辨,都带着鲜明的气质。比如草木的枯黄,桂花和菊花的黄,橘子的黄,都是不同的。仅仅一种黄色,就有多少层次啊。每一种颜色都是不可取代的,都是大自然精心创作出来的孤品。到了深秋,大自然对色彩的把控能力空前强大。

深秋有佳色,最可贵的是,这些佳色有着深厚和深远的意趣,让人久久回味。

月光下的杏树(外一首)

罗裳

月光的手,解不开
杏树的心事
甚至,握不住它一声叹息

三月送杏花
七月送杏子
如今,又要送走杏叶

杏树,谦卑而憨厚
掏出自己最珍贵的东西

一件件送给尘世

站在空荡荡的风里,杏树
岁月压弯的身子
撑着月亮,挑着村庄

没人知道,当杏树歇息
那些远去的花与果
踩着月光,回到它的梦里

芦花白了

一泓秋水,多像芦苇的胳膊窝
风一挠
所有的芦花都笑出了声

一簇簇沧桑
结晶着旧时光,仿佛
大地生出的白发

草叶间,小径上,亭子里
星星点点的白

有着童话般的美

我一回头,就与赶来的芦花
撞了个满怀
它似乎看透我的心事

芦花,有一双母亲的手
用温暖的白
把我的苍凉轻轻覆盖

秋绪(组诗)

潘怡琦

选择

没有名字的雨滴从天空掉落
汇成不同名字的江河湖海
不曾相识的人群于人生淌过

交织成相遇相识的酸甜苦辣
有时候
选择微妙在那一瞬间罢

月桂凉

十月秋凉
凉如月桂
月光秋风摇曳下柔光起舞
光滑、幼嫩、自带薄暮

凉风秋晚
十月的尾巴上
才在清晨鼻尖嗅得一抹甜香
晚来的、悄悄的
踮起脚尖
抖落出一树淡雅小花
骄傲的、清冷的

淡淡,不招人却引人驻足

想了很久的甜
终于在裹起秋被时
香气滚落襟边

想了很久的你
终于在香气入梦时
道了句晚来相见

想成为你记挂的桂
不必招人但留你驻足

丹桂暖

夏转秋的时候
气温会骤降
情绪低落的时候
体温会降落
暖源
踏实 恒定 发光的
太阳开始遥远的日子
热度降低
你开始走进
叩开心门

挟带盛开的火热丹桂
生生闯进开始泛黄的我的世界
秋天不再凛冽
金灿灿的闪
红彤彤的热
甜丝丝的香
蜂蜜般的收获
这个秋天收获的暖
透亮、甜蜜、香气扑鼻

密林秋溪

李昊天 摄



霜落荻花白

沈顺英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这是白居易《琵琶行》中写荻花的千古名句。“荻花风起秋波冷,独拥檀心窥晓镜。”荻花春日萌发,夏日茁壮,在暮秋深情绽放,直至霜冷凋零,自在而笃定。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就是荻,“葭”就是芦。自古以来,芦和荻就为人们所喜爱。荻花,形状像芦苇,地下茎蔓延,叶子长形,紫色花穗,生长在水边,茎可编席箔,以其独特的情态,成为秋天经典的物象和咏叹调。

荻,以柔为美。从茎到花,纤细而文雅。秋天的天空彰显着明澈,晚秋的风吹出清明和凉爽。风吹过,丛生的荻迎风摇曳。荻花初开时,透着淡淡的紫红色,随着时间推移,到了深秋便白如雪花。尤其是在晚秋,萧瑟的秋风中摇曳着空灵的荻花,就好像一首流畅的小夜曲,舒缓又不失典雅。

花盛季节,花开如茶,映水

而放,远远望去,如星河密布,玄远而飘逸,发幽思之想。簇簇荻花拥连成片,随轻风起舞,犹如夏日的麦浪,柔美如丝绸般滑腻。阳光折射下,起伏的曲线令人陶醉和沉溺。

黄昏凄美,荻花映着灿黄的秋阳,那些细细的茸毛像层光晕,看起来神圣且富有诗意。摇摆的花穗好似少女的秀发,飘逸自如。风起时又像海浪弯腰屈颈,伸展双臂拥抱眼前的风景,一层层,跌宕沉浮,势如大浪淘沙,卷起千层思绪。

荻花与世无争,从不炫耀自我,淡定而居。荻花,花穗下垂,呈烟花状向四面分散。荻花的白是花白,像暮霭降下之前微茫的天色,有些苍凉,又有说不出的温暖亲切,犹如家中长者两鬓的白发,让人想伸出手去抚摸,想把脸轻轻贴上去。芦荻的茎中空,花开顶端,荻花开后总是很谦虚地弯下腰,像在喃喃私语。